

读书

8

读者·作者·编者

读《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
问题》 史波、林圃 霍俊超

幸福在人间 方 平

一首深沉悲愤的叙事诗
《闯江湖》 徐恒进

权力与腐蚀 子 愚

马克思的笔记 金海民

1979

DUSHU

读书

8

读者·作者·编者

读《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
问题》 史波、林圃 霍俊超

幸福在人间 方 平

一首深沉悲愤的叙事诗

《闻捷诗》 徐恒进

《独身与孤独》 子 愚

《马克思的笔记》 金海民



1979

DUSHU

红楼梦论丛(陈毓黑等)	上海古籍1.10
红楼佛影(张毕来)	上海文艺0.47
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	文学0.81
瞿髯论词绝句(夏承焘诗, 吴无闻注)	中华0.26
杜甫诗选注(肖涤非选注)	文学0.96
元诗别裁集(〔清〕张景星等编)	上海古籍0.82
新诗选(一)(北大中文系等编)	上海教育1.55
第二次握手(张杨)	青年0.84
短篇小说选(一)(北大中文系等编)	上海教育2.00
短篇小说选(1949—1979)(二册)	文学2.85
市委书记(刘思鹏等)	春风0.21
珂赛特(〔法〕雨果)(李丹译)	文学0.25
东欧短篇小说选	文学1.20
石头记人物画(刘旦宅画, 周汝昌诗)	美术2.30
篆刻学(邓散木)	美术2.30
在科学的征途上(解恩泽等编)	科学0.57
集与逻辑代数浅谈(欧阳禄)	湖南人民0.27
样条函数方法(李岳生、齐东旭)	科学1.20
实验应力分析的若干问题及方法(庄法恩编著)	科学1.25
吉林陨石雨论文集(本书编辑组编)	科学精4.90
地球学教程(〔英〕雅各布斯)(吴佳翼等译)	地震1.50
中国主要构造体系(中国构造体系图说明书)	
(地质力学研究所编图组编)	地质0.55
中国岩溶研究(地质研究所岩溶研究组)	科学4.05
地质力学方法(李四光)	科学1.70
工程结构地震力理论(王前信、王孝信)	地震1.30
性激素的发现(阮芳赋)	科学0.44
脊椎动物进化史(周明镇等)	科学0.58

《读书》编辑部编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1979年11月出版 定价0.37元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读书

2 读者·作者·编者

- | | | |
|----|------------------|-----|
| 12 | 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 | 陆 力 |
| 17 | 谈谈文艺作品中的色情描写 | 史 乘 |
| 20 | “色情的升华”与爱情的“牧歌” | 赵乃增 |
| 25 | 小仲马，暴露和针砭 | 张英伦 |
-

- | | | |
|----|-------------|-----|
| 30 | 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近代史 | 卞 哲 |
| 35 | “所有制”考 | 文 钧 |
-

39 书讯

47 读《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 史波、林圃 二 霍俊超

63 幸福在人间

略谈《十日谈》的社会意义

- | | | |
|----|---------|-----|
| 76 | 捍卫诚实的权利 | 方 平 |
|----|---------|-----|

读《重放的鲜花》

一 苏叔阳 二 华然 三 陈思和

- | | | |
|----|-----------------|-----|
| 84 | 一首深沉悲愤的叙事诗《闯江湖》 | 徐恒进 |
|----|-----------------|-----|

- | | | |
|----|----------|-----|
| 90 | 真理·民主·人性 | 王云缦 |
|----|----------|-----|
-

- | | | |
|----|-------------|-----|
| 94 | 《战争风云》中的罗斯福 | 邓蜀生 |
|----|-------------|-----|
-

1979 8

十一月出版

-
- | | | |
|-----|-------------------|------|
| 99 | 权力与腐蚀 | 子 愚 |
| 102 | 悸从何来 | 陈 史 |
| 105 | 笔谈 | |
| 29 | “报上明明没说有雨呀?!”(漫画) | 丁 聪画 |
| 83 | 关于读书种种之五(漫画) | 华君武画 |
-
- | | | |
|-----|--------|-----|
| 109 | 马克思的笔记 | 金海民 |
|-----|--------|-----|
-
- | | | |
|-----|----------------------|-----|
| 115 | 真理探求者的遗爱(张采真的《真理之城》) | 胡从经 |
|-----|----------------------|-----|
-
- | | | |
|-----|-------------------|-----|
| 119 | 伦敦的书店(英伦航讯) | 亢 泰 |
| 122 | 初作小说家与文学代理人(纽约航讯) | 董鼎山 |
-
- | | | |
|-----|----------------------|-----|
| 125 | 柯南道尔和他的《福尔摩斯探案集》 | 王逢振 |
| 130 | 约瑟夫·凯塞尔的生平及其著作(巴黎航讯) | 柳 门 |
-
- | | | |
|-----|----------------------|-----|
| 132 |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鉴真研究) | 吴葆璋 |
| 138 | 想起蔡元培先生的一个遗愿 | 赵家璧 |
-
- | | | |
|-----|-------------|-----|
| 143 | 谈“善本”(书林一枝) | 黄 裳 |
| 147 | 访书观感 | 谢国桢 |
-
- | | | |
|-----|-------------|--|
| 159 | 一九七九年新书部分目录 | |
|-----|-------------|--|
-

1979 8

十一月出版

-
- | | | |
|-----|-------------------|------|
| 99 | 权力与腐蚀 | 子 愚 |
| 102 | 悸从何来 | 陈 史 |
| 105 | 笔谈 | |
| 29 | “报上明明没说有雨呀?!”(漫画) | 丁 聪画 |
| 83 | 关于读书种种之五(漫画) | 华君武画 |
-

- | | | |
|-----|--------|-----|
| 109 | 马克思的笔记 | 金海民 |
|-----|--------|-----|
-

- | | | |
|-----|----------------------|-----|
| 115 | 真理探求者的遗爱(张采真的《真理之城》) | 胡从经 |
|-----|----------------------|-----|
-

- | | | |
|-----|-------------|-----|
| 119 | 伦敦的书店(英伦航讯) | 亢 泰 |
|-----|-------------|-----|

- | | | |
|-----|-------------------|-----|
| 122 | 初作小说家与文学代理人(纽约航讯) | 董鼎山 |
|-----|-------------------|-----|
-

- | | | |
|-----|------------------|-----|
| 125 | 柯南道尔和他的《福尔摩斯探案集》 | 王逢振 |
|-----|------------------|-----|

- | | | |
|-----|----------------------|-----|
| 130 | 约瑟夫·凯塞尔的生平及其著作(巴黎航讯) | 柳 门 |
|-----|----------------------|-----|
-

- | | | |
|-----|------------|--|
| 132 |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 |
|-----|------------|--|

(鉴真研究)

吴葆璋

- | | | |
|-----|--------------|-----|
| 138 | 想起蔡元培先生的一个遗愿 | 赵家璧 |
|-----|--------------|-----|
-

- | | | |
|-----|-------------|-----|
| 143 | 谈“善本”(书林一枝) | 黄 裳 |
|-----|-------------|-----|

- | | | |
|-----|------|-----|
| 147 | 访书观感 | 谢国桢 |
|-----|------|-----|
-

- | | | |
|-----|-------------|--|
| 159 | 一九七九年新书部分目录 | |
|-----|-------------|--|
-

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彭德怀同志

你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译载的《彭德怀》一文，有些地方与实际情况不符，尤其是对彭德怀同志家庭情况的论述有较大出入。

一 彭德怀同志的家庭 出身不是富农

彭德怀同志生于一八九八年，其时他家有山地八、九亩，种植茶、棕、杉、红薯、棉花等，伯祖父、祖母、父母均能劳动，八口之家可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景况大致相当于下中农之家。到他八岁，母亲死后，父亲得了严重的气管炎病，长年不能劳动。伯祖父、祖母年已七十开外，彭德怀同志弟兄三人年纪都还小，也没有劳动力。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半岁，母亲死后不久就饿死。为维持一家生计，只得先卖山林树木，后典押荒土，最后家中一切用具，以至床板门户，一概卖光，几间草房除留两间栖身外，均已抵押。下雨时，草房因多年不修，内外都是一样。一只铁锅也是漏的，烧水前只能用棉花堵紧。严冬时，一家人衣不掩身，他

和两个弟弟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到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彭德怀同志十一岁以后给富农家看牛，下煤窑作窑工，或在家乡打短工，在洞庭湖作堤工。按这时直至他十八岁参加湘军时的家庭经济情况，应属赤贫户。

二 彭德怀同志的祖母不是 什么“嗜血的魔王”

你们译载的那篇文章有关彭德怀同志祖母的记述，可能是原作者误记。彭德怀同志曾经谈过，十岁那年，大年初一家中无粒米下锅，他只好带着他的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家，主人问：“你们是招财童子吗？”二弟答：“是的！”，彭却闭口无声。主人给了他二弟半碗饭，拒不给彭。彭不忍吃弟弟讨来的，黄昏时回到家，进门便昏倒在地。大年初二，祖母见这个倔强的大孙不愿去讨米受欺辱，只好自己去。彭立在门槛上，拦住祖母不让走。祖母说：我不去怎么办？昨天你讨不来，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彭只好放祖母走了。晚上，祖母给他带回了讨来的剩饭残汤，他却不肯吃。祖母抱住他哭求：有吃大家吃，没

有吃再一起死吧！彭德怀同志以后几十年常谈起这些事情。他说过：什么时候我也不忘记我过去是个什么人！最近，我还看到他亲笔写下的这段经历：“寒风凛冽，雪花横飞，我的年过七十的老祖母，带着两个小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她白发苍苍、扭动一双小脚，拄着棍子，一步一跌向雪地走去。我看了，真如利刃刺心。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

此外，据我了解，彭德怀同志的父亲没有续娶，因此，他也就未曾有过一位后母。

三 彭德怀同志没有在长沙、南昌上过学

彭德怀同志从小参加劳动，砍柴、拣菌、摘茶，两年读私塾期间也未间断过。十一、二岁，替一家富农放牛二年，十三、四岁到黄碛岭煤窑作童工，每天劳动十二、三小时，肩上挎一根弯扁担，拖一只篾筐，四肢着地在煤洞内爬行。两年后，煤矿亏本，厂主逃跑，他只好回到家，以打短工、推脚车等为生。十五岁时，当地大旱，地主、富商囤积粮食，趁机盘剥饥民，彭德怀同志参加领头闹米，砸了地主粮仓，强令平价出售。事后，被告到官府。他只得逃往洞庭湖区做堤工，挑土兼当炊事员。在这里度

过了两年半最为沉重的劳工生活，参加过堤工们反对把头剥削的罢工斗争。一九一六年春，不足十八岁的彭德怀同志抱着找一个穷人不受欺压、能见天日的地方的愿望，参加了湘军。

大约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下旬，他被送到湘军的讲武堂学了不到一年的军事操典。此外，则是他童年时在他姨父处读过两年私塾，再没有上过学校，更没有在长沙、南昌上过学校。

彭德怀同志在湘军中当团长是一九二七年九、十月间到一九二八年七月起义约半年多，没有当过旅长。参加革命后，在红军第一方面军期间，没有当过一方面军的司令员，但当过一方面军的副司令员。

浦安修

1979,7,23

一点说明

你们转来一位读者的来信，有以下一段话：“……《刊物中有些文章的》有些观点也有可商榷之处。如李洪林同志的《读书无禁区》。科学无禁区，理论无禁区都是对的。读书恐怕还得有点‘禁区’吧！在第二期上范玉民同志就设置了一点‘禁区’，即‘海淫海盗的下流书’、‘全然造谣的特务文学’、‘有碍社会善良风俗的下流书、野蛮书’。

恐以范说为是。”信的作者是善意的商榷，我也想作一个善意的说明，希望我同这位来信的同志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我是赞成“读书无禁区”的，我的那几种不宜公开出借的图书的举例，是纯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出发的。这点，世界各国的教育工作者、伦理学家、生理卫生工作者，意见都是相同的，可谓毫无新意。对这一部份书，原文又特别提出要从严掌握，主要应听取有丰富经验的中小学教师们的意见，不要或少制造冤、假、错案，并提出随时可以复审等。我们必须彻底改变四人帮横行时的作法。然而前些时听广播，某一全国性大图书馆，竟以已经开放一万多种书作为“思想解放”的典型来宣传，这就不能不使人倒抽一口冷气：中国要什么时候才能肃清四人帮的遗毒！要什么时候才能粉碎强加在科学、思想、文化、艺术上的枷锁！什么时候才能冲决封建主义和封建法西斯的网罗！

从可靠方面得知，今年六月在北京编辑出版的《百科知识》第二期，在几千里外印刷时，半夜三更从工厂打来长途电话，对该期封面第二页上米开朗基罗的一张雕塑图片《大卫像》（男性裸体像），很关心地提出意见，建议抽掉或换个地方。最后是换了个较不显著的地方（从编辑技术上讲，这个建议倒是可取

的）。提意见的同志们（确实是很多人反复研究后的意见）是一片好意，怕出版以后引起抗议。但这说明问题是多么严重。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超级艺术家的杰出艺术品，在世界上到处被公开仿制、复制、印刷，置于客厅、课堂和大庭广众之间的艺术瑰宝，竟可能被不少人当作下流东西看待，这是多么大的笑话。这并不是一次个别的事情。上海西药店门口陈列的供学习针灸用的男性模型，至今腰部以下、股部以上仍然围着一块布。科学到哪里去了呢？难道这一部分没有针灸穴位么？完全不是。这是四人帮留下的笑话。记得我见过木板书中的针灸穴位图和旧时供学习针灸的铜人模特儿，都没有这块“遮羞布”——不，这不是遮羞布，这只能是使我们的科学、文化蒙羞的东西！是四人帮的落后、愚昧、专制、腐朽的科学、文化政策的一个小小的见证！这真是中国的可悲的一大发明，退到比封建主义还封建主义去了！

如果有兴趣，我建议读者去看看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著作，这两位八九十年前读孔孟之书出身的改良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研究或涉及男女问题时，是多么开明和富有理智！这同四人帮比起来，简直是鹏鸟和小虫的区别。

话说远了，发了一点议论。我觉

得李洪林同志的文章和我的文章，根本意思完全一样。我建议的那点“例外”，我以为不能说是设置禁区。我的态度是：拥护读书无禁区。

范玉民

生产关系“三分法”错在哪里？

〔读了第一期吴学灿同志的文章，有些意见：〕

我认为“三分法”的错，并不在于它把所有制单独列为首位。在所有制改造阶段这样做是客观上的必要，也是合理的。“三分法”主要是错在完全抹杀了劳动的社会关系。……只讲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讲劳动的社会关系，这种所有制就不是现实的生产关系，而是随意可以改变的法律或意志关系了。那种认为只要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能变革生产关系的“唯意志论”也是这样产生的。……

吴学灿同志对生产关系的理解也是不科学的。……把生产关系扩大为“人们在生产总过程各个环节中的相互关系”是不必要的。

.....

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就是人们公认劳动人民是主人，但是经济学长期（有半

个多世纪）不把这种劳动（当系指社会主义劳动。——编者）当做决定一切的主体，长期不把这种劳动关系当做自己的重要的研究对象。有些经济学家顽固地拒绝研究它，甚至否定它的存在，直到现在不让它形成一个科学的经济范畴。……

.....

实际上，因为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已代替资产阶级成了主人，劳动已代替资本成了社会经济的主体，成了决定一切的力量。它必然要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成为贯串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主体。它规定和制约着其它一切社会主义经济范畴。

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呢？就是作了主人的联合起来的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所以，没有劳动人民的主人地位，没有联合劳动的关系，就没有公有制。……

.....

如果我们一贯把生产（劳动）看做是生产（劳动）的社会关系，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阐明了这种关系，那末，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等关系也就清楚了。如果没有把这种劳动“定性（社会性质）定量”地弄清楚，那末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节约“时间”、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这些离不开“劳动”的问题，始终是弄不清楚

的。二十多年来，这些问题争而不决，有些是越争越糊涂，使经济理论支离破碎、矛盾百出，不能形成始终一贯的统一的理论系统，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

南京通信工程学院 詹彪

编者按：我们摘录了詹同志的来件，但是他语焉不详，没有阐发他的见解。希望能有机会看到他的详细论述。

“按需分配”与“各取所需”译文小议

《读书》第二期吴学灿的《“按需分配”与“各取所需”》，提出要把共产主义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的译文，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改回到1958年以前的译法：“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记得1958年时，曾有人认为译作“各取所需”至少会带来以下几种弊病：

其一，列宁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个人应当领取的产品的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列宁选集》第3卷第254页）。请特别注意“按需”二个字。这就是说，那时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还是“按需”自由地取用，不是乱取。“各取所需”的译文，从字面上看，反映不出

“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的意思，这样很自然地就会产生“随便拿”的误解。

其二，“各取所需”这句话的主词是个人。就是说，个人可以随意取得所需要的消费品。“按需分配”这句话的主词是社会，就是社会按照你的需要，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你的需要。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消亡了，产品分配的社会机构一定会有的。而“各取所需”，从字面上来看，看不出产品社会分配机构与个人的关系应如何摆法，这样可能会认为个人消费品将“随个人的意志乱取”。

其三，任何社会都要生产反映该社会最高水平的新产品、高级消费品或尖端产品等等。这种产品，生产时要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开始时批量一定是比较小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当然也不能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新产品、高级消费品、尖端产品的分配，如按列宁所说的“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客观上一定会受到限制，但如“各取所需”，则根本无所谓限制了。

以上列举三条“各取所需”译文的弊病，目的在于说明：两种译法，各有利弊，最好不要匆忙作出决定，而适当地开展群众性的讨论，以求得一致的看法。

朱 翟

传记文学贵在真

真实地反映生活，是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传记文学写得真，就更为重要。如果凭空捏造事迹，任意拔高人物，对传记文学来说，就是致命伤。人民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稿，由张行、黄林石、李仲凡同志执笔的《杨开慧》，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

据我所知，《杨开慧》的作者，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曾先后到北京、上海、湖北、江西、广东访问，特别是到板仓、韶山、清水塘、农讲所等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被访问、调查的人数有上百位，获得访问、调查的资料达几百份。一些单位反映，他们比以往的调查有不少进展，特别是搞清了几个以往不太准确或不清楚的问题，如被捕时间、就义时间等。他们还了解到杨开慧同志的脾性、爱好和一些重要的生活细节。对所搜集的材料，他们又进行过一番查证、分析和选择。

党的“八七”会议后，杨开慧同志对会议精神是坚决贯彻的。她在1927年八月回到板仓，在那里坚持了几年的地下武装斗争。但有的同志写杨开慧同志，却忽略了板仓这个地方的斗争环境，更不顾斗争史实，以为既是坚持武装斗争，必定

是举着刀，背着枪，带着队伍冲锋陷阵，以为只有把杨开慧同志写成女游击队长式的英雄，形象才高大。其实，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城乡，板仓离敌人重兵驻扎的长沙，又只有一百二十多华里。它不同于井冈山地区，同敌人的斗争是隐蔽的。《杨开慧》的作者尊重客观历史，根据调查所得，写她深夜抱着岸龙赶到隐储学校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写她和农会会员一起制定配合秋收暴动的行动计划；写她走二十来里夜路赶到飘峰山参加党的骨干会布置任务；巩固地下组织，积蓄革命力量，严守党的秘密，坚持地下斗争；写她奔走在长沙、平江、湘阴等地，教育群众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样写是符合当时形势的，是符合她的身份的，也才是真实的。

不仅如此，作者甚至对一些细节的选择，都是非常慎重的。在书稿编写过程中，作者曾看到一个材料，说杨开慧同志在长沙市郊清水塘22号（湘区党委所在地）客堂的后壁上挂了一面大镜子，从镜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门外的动静，这镜子成了她的好“观察哨”。这个材料是很可以说明杨开慧同志保卫湘区党委的一片苦心的。但《杨开慧》的作者经过调查，发现湘区党委设在清水塘时期，这22号的大门不是对着客堂开的。因而即使在客堂后壁上挂

上再大的镜子，也无法用来观察大门外的动静。这个材料虽是当事人写的，他们也没有采用。这种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写传记文学，尤其是写革命先辈的传记文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以他们的革命事迹、他们的精神世界，鼓舞我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品里如果掺上一些假事迹，或者虚构一些毫无生活依据的、“动人心弦”的情节，搞得真真假假，这个人物就不可信，也就谈不上艺术力量，起不到教育作用。杨开慧同志从没有言过其实的浮谈，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行动，她兢兢业业，默默无闻，但是她有一颗晶莹无比的丹心。作者把她的这种精神贯串全书，把她的一生描写得象玉石一样洁白。作者这样写，就有感人的力量。

传记文学既然是文学，当然允许适当的想象。但是弄得不好，也会使作品失真，有损于人物的形象。《杨开慧》在这方面也是掌握得比较好的。

鉴于现在传记文学作品不少，而有的不能做到忠实于生活的真实，所以向你们推荐这本书。

归秀文

欢迎重印吴晗的书

吴晗同志的《读史札记》、《灯

下集》和《朱元璋传》陆续在三联书店重印了。这是很好的事。

两个集子收集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的文章。《读史札记》有好几篇文章，锋芒直指当时国民党反动政权。如《明初的学校》是在学生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写的，作者愤怒地指出明初的国子监同时又是监狱、刑场，在严刑酷法的威胁下去造就绝对服从的奴性的官僚。明太祖以为这样就可以巩固他的统治，但是朱家的政权却终于被农民的军队所倾覆。读者稍一联想，就可想到：这岂不就是一篇慷慨激昂的反蒋宣言书么？又如《“社会贤达”钱牧斋》，文字辛辣、尖锐，充满了强烈的斗争气息，指出所谓“社会贤达”，竟是浪子、政客和汉奸。这是针对着当时的王云五之流写的。虽然王等和钱牧斋，今古不尽相同，但读了之后，不由得会意地点头。

当然，我不是说《读史札记》只是借古讽今，应当看到这个论文集的高度的学术价值，包括借古讽今的几篇在内。

《灯下集》却是解放后的新社会的产物。虽然当时对于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左”倾的压制，但是作者却在百忙中鼓起了写作的劲头，“老这个字连想也没想过”。这个集子比较着重知识性的文章。对于人们的学习，是很关心的。如《古人读书不易》、《孙权劝吕蒙学习的故

事》，就是这方面的好文章。他为我们树立了几个学习的榜样：一个是贫穷的宋濂，买不起书就抄书，成年后挨冻受饿，奔走求师；一个是富贵的吕蒙，在孙权的劝说下，折节好学，由只会打仗的武夫变成了有勇有谋的大将军；一个是孙权，关心自己的干部，劝告和指导他们认真学习。又如《谈迁和〈国榷〉》，以谈迁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著书的艰辛启发了我们。

这里必须说一说《论海瑞》。这篇文章介绍了海瑞的一生，要求我们的干部象海瑞那样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人民谋利，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敢于斗争。林彪、四人帮整吴晗，固然不是简单地为了他赞美海瑞，但他们借这个由头，与所谓“海瑞精神”是联系着的。

集子的学术价值也是不低的。

《朱元璋传》的写作和修订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初次出书到后来各次重印，历史背景变动了，著书的动机和想法也不无变动。分析朱元璋这样一个来自平民的封建统治头子，确是很有意义的。人们的观点可能与作者有所不同，从学术研究上说，它是富有成果的。

三联书店重印这些书，不仅是为了给吴晗同志彻底平反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发展我们的学术所需要的。我认为我们的出版社应当多出这样的书。

陈有和

学习古代汉语的好材料

许多人都想读点古代作品，因此必须学习古代汉语。文化大革命前后都出版过这方面的书，王力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代汉语》是较好的一种。

这部书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斥为“黑书”，禁锢了十来年。但好书湮没不了。它原是高校文科教材，总结了解放以来的教学经验，编得很有特色。它分十四个单元，由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大部分组成，而以文选为主。文选共选文266篇，都是脍炙人口的好作品。注释比较详细，并讲一些古汉语的语法现象，和其他部分也有相互照应、补充的作用。

常用词部分共选1086个词，一般都与本单元文选相配合。它先列本义，再列引申义和假借义。对一些字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还作了简单的交代，而对一些古今词义变化较大的词，又有进一步的解释。有时对同义词、近义词还作了词义辨析。

古汉语通论部分有32讲，大致包括：关于字典及古书注释的知识，关于词汇方面（包括文字学及训诂学）的知识，关于古汉语语法

方面的知识，关于古音韵方面，主要是说明诗、词、曲用韵及声律问题的知识，关于古书的句读及修辞等问题的知识，关于文体的特点，主要是赋和骈体文的构成方面的知识，以及关于古代文化方面的知识。它们都是围绕着提高阅读能力这个目的来安排的，能尽量与文选相配合。

《古代汉语》的精神，正如主编者所说，在解决一个常字。不仅常用词只讲词的常义，而且文选所选也是常见的文章，通论所讲也是一般常识。读者从中可以逐步掌握到古代汉语的一些发展规律和语文的继承关系。

当然，《古代汉语》这样的大书，不可能没有可议之处。文选的注释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够准确或可商之处是有的，失注之处也是有的。常用词的问题也相当复杂，选择是否妥当，解释是否抓住了常用义，等等，也有可以探讨的地方。

我们希望在这书的基础上，能够精益求精地编出更好的《古代汉语》来。

李 扬

卖菜与售书

前一时期，有些地方曾发生卖菜搭配的现象。好的搭次的，你若挑拣一下，对不起，休想。

如今书店售书竟也推行“搭配

制”。书店的“搭配制”，只对图书馆、情报单位，个人无此问题。这就苦了图书馆、情报单位的采购员。

如果说搭配买来的菜经过收拾还能凑合着吃的话，那搭配买来的书则往往无用，变成浪费。我曾亲眼看到：某医药专业图书馆一次从书店买回八百余元的书刊，竟有四百多元非该馆所需，而是“搭配”来的。其中一些书刊，如《农村少年科学实验》、《儿童文学》等，和该馆服务对象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据说，书店方面还振振有词地说：那些没人要的书刊如果不“搭配”给图书馆、情报单位，就要给国家造成浪费。但谁都明白，这只不过是把“浪费”转了帐，对国家来说，还不是一样浪费？

一些采购员曾向书店提出异议，要求按需要供书。答复是：“可以，你等着吧！”结果呢？你不要的书刊倒是不“搭配”给你了，你需要的书刊也几乎没有了。你若问为什么，回答很堂皇：“没有书啊！我们有什么办法？”是没有吗？不。提了意见的单位没有；没提的却有。

这种岂有此理的事情各地都有。在去年召开的全国医学图书馆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呼吁有关部门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但至今没有动静。

要改变这种状况，根本恐在于出版社掌握好印数。书店自己也要

进行革新。

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胡 滨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远的不说，且说近几年吧，想在工作中读几本帮助提高业务的书，或者想在工余时间读几本好书，真是难得很，难于上青天。

一曰订书难。我订的《人民文学》、《地理知识》、《科学画报》被退订。理由是：新增的单位多，而杂志发行额有限制，因此，本着先公后私的原则，我的几份被退订。我申述我是老订户，对方答复：这又不是老祖业！一位比较熟悉内情的同志向我传授了锦囊妙计，如此这般，通过另外的渠道，我才得以续订到这几份杂志。这还是续订。至于预订新出的什么《收获》、《战地增刊》，更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而且到年底，恐怕还是一关。

本市邮局还有一项土政策。尽管在宣传品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他们为了避免麻烦，却要求订杂志时一次订一年。公家有的是宣传费、办公费、学习费……，一年开支几百元不在乎。可是我们这些以工资为生的普通工作人员，一下子支出多了就感到为难。我只好又去和邮局交涉。这回回答得更妙：有钱就订，没钱就不订，省两个钱还

可以多吃几斤猪肉！我只好咬咬牙订了一年。

二曰买书难。现在买书真是难。内部书，不要去说，那是我们这些小小老百姓根本买不到的。即以一般书籍来说，比如橱窗里陈列的什么古典名著等，也是买不着。

1978年初，我偶然有个机会在市委书记办公室里写文章。无意之中打开了一个小柜门。啊，里面全是书，而且是多么好的书啊！我取了一本《鲁迅书简》，翻了一遍，发现书里夹着一张纸条，上写：×书记，送上新出版的×书×本，请审阅。原来如此！

又有一次，我去一位当医生的老朋友家里作客，发现他的藏书十分丰富，什么《基度山伯爵》、《福尔摩斯探案集》……，他都有。我问他为何如此神通广大。他告诉我，这是利用了职业的便利，发挥了听诊器的作用的结果。据他介绍，好书、新书大部分是被公家——诸如本市的宣传部、教育局、文化馆、学校、工会等买去了，少数是走了后门。他又说，图书馆不开放，开放了也极难借到新书、好书。

有些单位慷公家之慨，订了许多书刊，却没有人看；而有些人拿自己的工资去买却买不到，去订却订不着。

我呼吁：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璟

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

陆
力

《读书》第二期卞哲同志的《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一文，谈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卞哲同志说：“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以农民群众为主要力量，但是不能否认地主阶级在当时起了组织领导作用。据鸦片战争时的公私文献，肖岗乡的举人何玉成是一百零三乡群众代表会盟牛栏岗的主要领导人。”意有不同，草此文以质之高明。

首先讲这么一点：一百零三乡会盟牛栏岗这件事，说是据“鸦片战争时的公私文献”，那就是说，记载是很多的，但我却几乎未见到此项记载。当时人梁信芳一首诗道：“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岗边愤义盟，计不返顾不旋踵，连络一心忘死生。”这里讲的是十三乡，也没提到何玉成，诗的内容是十三乡人发愿坚决斗争，连络一心，死生不渝，这算不算“组织领导作用”呢？无其他资料可以佐证，还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从大量史料中，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地主阶级的组织领导作用”。不惮烦琐，抄点原始材料如下：

《广东军务记》：初八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公历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为三元里斗争开始之日），“方圆两炮台被逆占据后，肆行无忌，于附近各乡，昼夜巡扰，打破门扇，抢夺耕牛，搜索衣物，淫辱妇女，发掘坟墓，祸及枯骨，种种贻害，不可胜言。初九、初十日，逆夷又往三元里及肖岗各乡，复行扰害。由是乡民共愤，鸣锣聚众，杀死逆夷六七十人，余逆脱回。因